

N城記：上海/北京

文：小蝴蝶

少談主義

徐匯區的巨鹿路上一座花園洋房，是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在三十年代設計的住宅。庭院中軸線上的噴泉雕塑，當年特地在意大利定製而成。被小天使環繞的希臘公主普緒赫雙手高舉，即將褪去身上的薄紗，入浴的清澈泉水在陽光下閃着金光。普緒赫後來與愛神丘比特結合，這座花園也得名「愛神花園」，如今是上海市作家協會所在地。4月8日，「書城茶座」與「星期天讀書會」聯合舉辦的文學沙龍，就在這裡舉行。

「書城茶座」由《書城》雜誌舉辦，在每月5日的周末進行，邀請的嘉賓都很有影響力，點評者也是文化界的一些熟名字，因此在上海本地頗有人氣。今年四月份，雜誌增加了外國文學專題的內容，第一篇登的是美國當代小說家理查德·福特(Richard Ford)。提到福特，不免會想到與他文風同出一脈的雷蒙德·卡佛(Raymond Carver)，有趣的是，這兩人的作品在中國內地的譯者經常是同一個人，筆名「小二」的湯偉。作為本次沙龍的演講嘉賓，他來為讀者們講述「美國骯髒現實主義」。

「美國骯髒現實主義」一詞，最早出自1983年的英國文學雜誌Granta，用以描述美國七八十年代興起的一種小說的新寫法。這種寫法「不修飾」、「不結束」，像照相機一樣面無表情，結尾卻通常戛然而止。主題骯髒，熱衷描寫下層階級酗酒的父親和精神崩潰的母親；形式骯髒，英語有那麼多形容詞，它卻只用那些最短的，有1000個英語詞彙量的讀者就能讀懂；技巧骯髒，與以往喜歡賣弄知識，精雕細琢的「紐約客」式的短篇小說不同，它不用反諷，不帶感情，寫起對話來也像紀錄片，冷漠又殘酷。

這一脈文風的鼻祖當屬雷蒙德·卡佛，他一生的經歷，就是個骯髒現實主義的故事。卡佛1938年生於俄勒岡州一個小鎮的工人家庭，高中畢業後就要工作謀生。為了維持生計，他在鋸木廠、加油站、倉庫裡幹過，也當過看門人和送貨員，妻子則當女招待或是挨家挨戶推銷東西，「經常累得吐了血，生活也毫無進展」。直到四十歲以後，他的短篇小說才被文學界推崇，經濟情況也逐漸好轉，然而，早年繁重的體力活和酗酒早已摧毀了他的身體，在五十歲，卡佛就因肺癌去世。

在卡佛的小說裡，女推銷員每天回來，和男朋友睡覺的時候，都在為如何賣東西而發愁，小鎮青年高中畢業以後，沒有大學學費，就不得不進超市和工廠做工。女人瘋狂出走，僅僅是因為家裡的冰箱壞了，廉價奶酪融化一地，失業的丈夫無力換新。在湯偉演講結束以後，有聽眾問：「今天我是奔着『主義』而來，沒想到卻是這樣一種曾經的美國暢銷文學，我們閱讀經典，是為了陶冶情操，讀『骯髒現實主義』，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意義？」

此言一出，不免令人唏噓，就有激進的聽眾回應，請問你每天喝幾杯奶茶？你會不會去吃牛肉拉麵？那麼你在享受這些奶茶妹、拉麵哥的服務以後，有沒有想過，在他們工作的十幾個小時之外，有着怎樣的瑣碎生活和感情糾葛？「骯髒現實主義」寫的正是美國的「奶茶妹」和「拉麵哥」，讓現在的國人來看，是再合適不過了。誠然，若人們對路邊的罪惡目不斜視，只盯着前方虛空的大話和「主義」，大謬也！正如胡適早就說過的，要多解決問題，少談些主義，看來直到現在，胡適的話依然適用。



■陳冠中

重識香港

——聽陳冠中講香港的形成

香港作家陳冠中現在旅居北京，鮮有出席公眾活動。而他4月初在廣州方所文化做講座，來了一幫文藝青年，好多都站着聽完近3個小時的演講。記者也看到其中有來自香港的青年，他們來聽陳先生講香港不為人知的歷史，以及香港如何成為香港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 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

香港早有文明。「香港」這個名字從哪裡來，是不是傳說中由於運香料而來，其實並無確證。陳冠中說，香港在英國殖民之前，並不是大家常認為的荒蕪漁村。「在漢唐之後，香港已經是華夏文化的地方，不是荒蕪之地，宋朝時期，香港已經有幾十個書院。」而「Hong Kong」這個發音的名字早已有之，只不過是英人來了之後才有了公開記錄。

香港不是文化沙漠

講座一開始，陳冠中就說他不認同香港被貼上的許多標籤。比如最廣為人知的「文化沙漠」，或者「殖民文化」。「其實英國沒有想把中國人變成英國人，所以一開始有種族隔離政策。比如半山香港人不能居住等等。」英國人不想管中國人，就派了一個官階極低的華人來管理。這恰恰使得香港很好地保留了華人文化，這跟其他英屬殖民地不同，香港是「海港殖民地」。「當時的香港就擁有很多種語文雜誌，包括藏文。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七次去西洋取經都是先來香港，甚至成立翻譯館專門翻譯香港的中國報章，所以這種標籤是不對的。」陳冠中說。

「在20世紀初，香港已經有300家中文字學校，中文教育從沒斷過。現實的多文化主義在香港出現。」20年代，中國已經過新文化運動，即五四運動，而此時在香港港督極力推動國學，請了很多清朝的遺老遺少到香港講經。這個行為魯迅在1925年在香港青年會演講時大罵，說香港唱老調子，把中國人的思想停留在以前。魯迅等人推的是民國新文化，包括反殖民主義，民主自由等等，但香港到30年代的各種小說書寫仍用文言文。香港大學中文系曾請老先生來講經，直到1933年才成立了現代意義的漢學系。

在陳冠眼中，香港的20年代非常精彩。「當時在中國有事情的時候，很多人逃到香港，在香港著書立說。例如王韜，本是清朝通緝犯，在香港做《循環日

報》，宣傳改革變法。沒有他就沒有康梁。」

香港主體如何形成

陳冠中拿廣州與香港做對比。「當時所有香港的罷工，工人都是進去廣州，在廣州受到很好的招待，受到廣州人的禮遇。幾次大的罷工，都是靠廣州的資源，讓香港人緩衝一下。例如1925年省港大罷工，當時香港人口20萬，參加罷工25萬。上海的罷工四個月停了，而香港罷工長達16個月，社會完全癱瘓。」可見，那時的香港訴求並不單單是反殖民，而已經包括普遍選舉，降低房租等要求。香港人也要求自治，但是英國政府並不同意。

至於香港身份，陳冠中認為，是在80年代發生，他列舉了不少數字，「1937年，抗戰爆發，幾十萬人逃到了香港，大約有十幾萬上海人。因而，在37到41年間，香港首度成為全中國的文化中心。人口達到160萬人，這個數字在45年降到60萬，到1951年又升至220萬人。香港在61年已經達到小康社會，工業已經非常發達，50、60年代香港出現嬰兒潮。」「香港」的出現就跟這批嬰兒潮有關。

70年文革後期一直到80年代，內地大概有100萬人來到香港，這是香港另外一個人口潮。這群人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有技術，對香港後來的勞工工業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「當時香港經濟起飛，嬰兒潮一代長大，對內地沒有感情，不能認同。當時出了一部電視劇，出現了一個內地角色阿燦。那時候對新移民非常緊張，那時候已經不叫『胞』，而是非法移民。」

陳冠中說，除了客觀原因上的經濟反差造成身份難以認同，文化上的差異也越來越大。他舉了英國甲殼蟲樂隊64年訪問香港一事說明。當時的香港年輕人留長髮穿牛仔褲，而同代內地則開始文革。兩地形成史上最大的文化反差。香港當時有一份《中國學生週報》，而1965年昆明創辦了《香港青年週報》，發刊詞



直接說為什麼叫中國學生，應該叫香港青年。這應該是最早在文化界提出以香港做主體的。這一代年輕人面臨了身份的困惑。「就我自身的經歷而言，我年輕時出去讀書，拿的是英國護照，到海關時就排隊排英國人，而見到海關官員，他卻又讓我排外國人那列。」

陳冠中最後說，身份是一個And，而不是Neither Nor。比如廣東人是中國人也是廣東人，香港也應該如此。他提出希望粵港兩地建立新的身份認同，也呼籲香港人看到近十年內香港的進步，而莫過分強調政治的負面，「例如西九龍的建設，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有很好的提升。」

要刊書事

圖、文：Cate

Newsweek《新聞周刊》16/04：

以色列短篇小說家Etgar Keret自1992年發表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後，陸續出版5本小說集，令他成為以色列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。但自從他進入四十不惑的年齡，也應驗了一句話，「生活是越過越舒適，創作就越來越困難。」在過去的十年裡，Keret結婚，有了小孩，買了房子，卻發現小說創作難產了。2年前，他的第六本小說集Suddenly, A Knock On The Door，以自己不斷尋找寫作靈感的生活狀態為原型。Keret以在作品中對以色列一板一眼的宗教機構進行諷刺而出名，也有人對此而批評他的寫作不夠以色列。



The New York Times《紐約時報》20/04：

美國政府最近控告蘋果公司和其他大型出版商，有關他們對電子書市場價格控制的壟斷行為。不過，有評論人認為訴訟的真正被告，應該是Amazon，令人奇怪的是，到目前為止Amazon沒有受到來自政府的任何質詢。Amazon曾一度迫使出版商接受他們為電子書定下的不合理價格。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，出版商不得不冒着賠本的危險接受定價。因此，評論者說，在這個意義下，蘋果和其他出版商的行為，實際打破了Amazon的市場壟斷，代入電子市場新的競爭。如果政府此時干預，那麼Amazon更能為所欲為了。



The Guardian《衛報》18/04：

美國著名的越戰小說作家Tim O'Brien在2002年出版了第九部小說July, July，之後的10年中，這位作家不再發表任何作品，因而令這部作品有點告別的意味。小說講述昔日大學同學重聚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都畢業於1969年，那一年，有很多人正在為未來的生活而彷徨焦慮，於是有人說，如果當時做了別的選擇，生活又會是什麼樣子。評論者看到了主人公和作家個人的關係，猜測作家可能需要再寫一本才能完全退休。



The Economist《經濟學人》14/04-20/04：

對於考古學家來說，那些令媒體搶眼的古墓、廢城固然聽上去刺激無比，但真正對他們有價值的，可能是垃圾。美國記者Edward Humes在新書Garbology: Our Dirty Love Affair With Trash，就嘗試從城市垃圾的處理中，理解美國社會的發展。書的開頭，提到了一個靠近洛杉磯的垃圾填埋廠裡的垃圾山。它有着30年歷史，是全美最大的垃圾堆填區。作者發現，要將垃圾堆放整齊又不能污染地下水，是個高科技活。隨後他調查了美國處理垃圾的歷史，原來很多非再生資源被直接排放至大海。結尾部分，作者建議可以參考北歐的一些垃圾變燃料能源的做法。

